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心之门

储福金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之门/储福金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4. 4
(当代小说文库)

ISBN 7-5063-0806-1

I. 心… II. 储…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6601 号

心 之 门

作者: 储福金

责任编辑: 杨 葵

责任校对: 马云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京安印刷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1 千

印张: 9.5

插页: 6

印数: 0001 4500 册(平)

版次: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806-1/I·797 (平)

ISBN 7-5063-0807-X/I·798 (精)

定价: 9.50 元 (平) 定价: 15.50 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文学小传

朋友都说我可惜了下棋的天才，我五岁随病休在家的父亲下象棋，十二岁得上海市少儿象棋冠军。“文革”起时，转下围棋，半年内杀败了一级棋手的师傅。

初中毕业我从上海插队到父籍江苏省宜兴县。一九五二年生的我，插队那年十七岁。后又转插到母籍江苏金坛县。有心思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剧本，诗词，故事，快板什么都写，被县文化馆借调了去，年后招工，总算户口回到城里，那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

八〇年借调到江苏省作家协会《雨花》杂志社任小说编辑。第二年正式调入。八四年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进修，后又考入北京大学首创的作家班，在京两年，家中缺少照顾，便设法转学南京大学。八八年毕业。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理事、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

于是完成了作家的梦。十多年创作甘苦自知。又不甘闭门造车，便回金坛县挂了个县长助理的职务，不助不理，单为体验生活方便。创作上只有一个主张：不赶潮流，坚持走自己的路。认定文学标准只有一个：创新与独特。

已出版长篇三部。中篇小说五十余篇。发表短篇小说八十余篇。获钟山文学奖，上海文学奖，萌芽文学奖，芙蓉文学奖，以及九二年度庄重文文学奖。并有翻译成英、法等国文字的，另有文学理论、散文、电视剧本作品。



储福金

乾

《心之门》序

记得看过这样一篇笔记体小说：有一个秀才去京赶考，不中，心灰意冷地回家去。路在青州道上，正在道边树丛里歇息，就见一道人骑驴而来，在那边的空地上铺下一块布，席地而坐，随而从袖中拿出一个个装满菜肴的盘子来，又取出一瓶酒，自斟自酌着。饮了几杯，似觉意味不够，便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来，那女子便在席上轻歌曼舞，看得道人高兴，上前搂了。那女子显出风情万种，两人鬼混一阵，道人倒头睡去了。那女子看着睡去的道人，独自饮了两盅酒，便偏过身去，也从口中吐出一个男子来，卿卿我我，承受小男子百般逢迎，山盟海誓。那女子渐渐神迷意倦，也要睡去。就见小男子背过身去，一般有所吐焉。一刻，道人身子动了一动，女子立刻惊醒，一把抓过小男子吞进口中，而后道人醒来，吞了女子骑驴而去。秀才也起身去了。有所悟。

我构思写每一部作品时，都会在书桌前呆坐上好一段时间，原来是对着稿纸，现在是对着电脑屏幕。这段时间，有时是几小时，有时是几天，往往是神思恍惚，杂乱不定。往往会想到

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有时是童年的一个印象，有时是一个有过接触而早被遗忘的人。一时记起，牵着纷杂朦胧的背景，带出无数冷、兴、沉、悔等各般感触来。一年前的一天，我在书桌的电脑屏幕前，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心已有所动，感到就要把握着那表现的一点了，突然这么一篇古小说显了出来。于是这篇古小说也就融进了我的构思中。这类笔记小说我看得多了，我看书又从来是不求甚记，所以这篇古小说究竟怎么写的，究竟是长是短，究竟是什么题名，我都记不清了。似乎是聊斋故事。我并不想去查实。我只觉得记忆中的这么一篇东西，给了我一点东西。朦朦胧胧的，很有感觉，我就想保留着这种感觉。于是我就写动了小说《心之门》。写成了以后，我发现，这篇笔记体古小说的故事，已化成了我小说的结构，一种环扣式的结构。这种环扣结构脱胎而出，却显得前无古本了。

《心之门》我写了七环。我用七种笔法写，我写出了七种调子。有冷清的，有热烈的，有低沉的，有奔放的，有琐碎的，有幻象的，也有抒情的。一重重的心之门开开来，一重门套着一重门。那便是宗教之门，愿望之门，爱情之门，社会之门，成功之门，幻想之门，幸福之门。总起来便是一重人生之门。善恶，得失，同异，高低，成败，虚实，苦乐等各类含有哲理的人生滋味。从一重重门中出来，也就显得朦胧了，成了一种色彩，是我创作中的心的色彩。

以前我从来不在我作品前说点什么，我总觉得那是多说了的。现在我觉得已经说多了。但我心中有一种创造性的快乐的话忍不住要说出来。而我的快乐之中不知怎么又总会有一点说不清的淡淡的悲哀。

坤

—

陈菁遇见冯曾高的时候，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冯曾高坐在高台上。剧场的舞台中间放着一个讲台。一个老式的讲台。讲台高高的，朝前呈拱形。冯曾高坐在讲台后面。他看上去是坐着的。从后排看去，舞台不大，冯曾高显得高高的。他大概是坐了一张特高的凳子。他手里拿了一把扇子，很自在的摇动着。他讲话的时候，那把扇子打开来，又收起来。从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嗡嗡的，有点变声，一字一句却很清晰，那扇子打开收拢的声音，也很清晰。

一个亮着灯光的舞台上，一片空空荡荡之中搁着一个高讲台，一个高讲台后面坐着一个拿着一把扇子讲着话的人，陈菁恍惚觉得她见过这个场景。依稀在记忆的很深很远之处。台下是黑黑压压的人头，黑影连着的一片片，没有声音，静静的。似乎有着一一点动静，那动静是无声的，一种呼吸吞吐与台上讲话声相应的感觉。于是，这眼前的场景就似乎升浮着，坐在台后

的冯曾高越发显得高高地升浮起来，从话筒里传出的声音也有了一点高处传来的味道。那把扇子虽然不是需要用的季节里，但在他的手中，也显得自然自在，增添着升浮起来的感觉。

冯曾高。陈菁心中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体味在回旋，升浮的意识沉落下来。她一连串地把这个名字念了好多遍，她就有了现实感。她看清他是坐在高台上，他在作气功的讲学。他正在讲着“气”，他讲一个古代的气字，就是无字下面四个点。他说四个点是火，是丹田之火，无是心，以丹田之火，燃动心之火，生命之火，这就是气，就是气功。他说的这些，陈菁是熟悉的，似乎和过去的一些关于冯曾高的印象连在了一起，却又远远的隔着什么。冯曾高，冯曾高，慢慢地她觉得这名字的意味，也离着她远远的，和眼前的一切一起升浮着。

一个秋天的季节，一个坐满观众的剧场里，一个靠后面的座位上，一个有点恍惚的凝神不定的女人。陈菁坐在那里，远远地望着前面舞台上的冯曾高，中间隔着一团团黑幢幢的人影。舞台的灯光集中成一片，一片灯光把舞台收拢了似的。后面的天幕是蓝色的，被灯光打得淡淡的。整个舞台看过去像一个镜框，一个有立体感的镜框。冯曾高就在那个镜框里，隔着远远的黑影在其间的距离，看那似乎升浮起来的镜框，就像隔着一个真实的尘世。

高台上的冯曾高继续讲着“气”，讲古代的气字，讲四点上的无，讲无，讲无我，从有我到无我，是一种境界，无的境界。冯曾高的话似乎总在重复着，重复的话正显示着一种气，显示着一种无的境界。坐在静静的剧场里的陈菁，也升浮在这无之间，没有身之外的感受，只有他的声音和他的名字，她就是这

么听着他的话，看着镜框里的人影。其它的都变得是不真实的不确切的了。剧场之外不再是她熟悉的小县，她不是从小县下面的一个湖头乡的乡镇医院出来。那个医院里的一个小房间，她坐在那里。和旁边的医院屋子相比，那间小屋干净，白洁。小间门外的天井里，是一片到处踩得是泥的青砖地。前两天一直是秋风秋雨，砖地之外的泥地里积着水。走向厕所的地方都是泥水路，墙上溅着泥水的污痕。院外是一个土坡，坡那边就是金黄色的田地，长着一片一片的稻子。从湖头乡到小县县城的一条公路就在稻田与土坡自留田的菜地之间，公路通向远远的前方。这个小县城也开始繁华起来，陈菁每一次来，都有一种新的不适应的感觉。一幢幢格式化的水泥楼房破坏着原有的宁静的感觉。早先的那些砖铺的地巷，那些砖墙的本结构的房子已快消失了。所剩的小巷在水泥楼房喧闹的映衬下，也越发显得破败。仿佛只有小乡镇的医院里的那种宁静才是永恒的。

陈菁坐在剧场里，她的眼中是镜框式的高台，中间升浮起来的冯曾高，他的声音远远地从话筒里传过来，又是那么实在。脑中沒有别的意识，浮起一点意象，也似乎是梦境里。陈菁依着他的声音的指示，半闭起眼，舌尖顶着上颚，什么也不想，无，无，只有他的声音，不守着，他的声音也不守着，没有守着的，他的声音也是无，他的镜框里的形象越发升浮起来，她自己的身子也有点升浮起来，他的声音变淡了，似乎听着的只是那把扇子对着话筒扇着的呼呼声。冯曾高用一把扇子扇着火，火升起来。陈菁就在火之上，她没有觉得火烤人，没有异样的知觉。冯曾高的声音在说着：由它去，不要守着，不要守着，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都不要守着，都由着它，想动就动，想滚就滚，都不要顶着，都由它去，陈菁就觉得自己身子要摇起来。

升浮着摇晃起来。扇子在不停地扇着，她听到了几声哭叫声，远远的声音，远远的笑声，她的心里念着他的声音，不要守着，由它去，由它去。她的身子在浮着。突然她一下子就知觉到了她自己。她努力想要浮升着，然而她渐渐又感到外面的知觉清晰起来，她不再觉得声音是远远的，一切变近了。她睁开眼来，她听到了剧场里的杂乱声，那些杂乱声本就在她的四周，她本就听着那杂声。她不过是听得清楚了一点。她听到隔她几个座位的旁边，一个胖胖的女人大声地哭着。她的周围都是半闭着眼的人，模样很可笑。她不知道自己刚才是不是也这般模样，也很可笑。她的前面有一个人突然捶打起自己的肩头来，捶打得那么用劲，她奇怪怎么没把他的肩头给捶散了。她很想再闭起眼来，再回到那升浮的感受中去。她回不去了。她只有睁着眼望着。剧场里似乎给人群魔乱舞的感觉。哭的笑的，打的闹的，似乎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是可笑的，眼下却没有人觉得可笑，高台上冯曾高依然在说着。他一点也不守着的样子。他依然说着一个气字，说着对“气”的信，说着悟。他手中的扇子依然扇着，他的手随意地扇着面前的话筒，扇也不是守着的，不受任何剧场里哭笑的影响。他的声音依然那般平静，安宁，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他的扇子悠悠笃笃摇动之间。他扇着，不停地扇着……

二

出了剧场，在陈菁的记忆中，冯曾高在高台上讲的是什麼，以及他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忘怀了。只记得那把扇子，悠悠笃笃摇动着的扇子。陈菁把记忆深处的冯曾高的印象翻出来，仿佛那冯曾高的形象也联着了那把扇子，他的手上总也摇着一把

扇子。

多少年来，陈菁觉得自己已把过去给忘记了，她并非刻意去忘记，没有什么刻意要忘记的。她记着的是卫生院小间里来的农家之人，有不少个熟悉的面孔，走马灯似地转着，熟悉起来的又转为陌生的面孔。她相信那是她的人生，那是她的缘，常转常转，旧的转为新的，新的转为旧的。无所谓旧与新。转换过去的也就过去了，没有可守着的。不守着什么，由着它。一切过去的都淡了，用不着记着什么。岁月就这么流逝去了，她要费一点心思才会想起自己到底是多少年龄，以便填在有时非要填的一些表格上面。

把冯曾高记忆起来，她觉得他的形象还是那么鲜明，只是给他添了一直到现在才有的高台上的扇子。那把扇子是隐隐的，并不是他旧形象所有的，她明白这一点。那时她常和他在一起，那时他们周围乱得很，就像后来乱起来的剧场。只有在其时才会觉得那一切是真实的，那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她和他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读书，那时候并不需要读书，社会和学校一样，都乱着。经常是两个对立的阵营，有时会争闹起来，先是斗嘴，还有时是斗力。那时候女同学很少到学校去，只有陈菁还去，是她自己要去，没有人告诉她不要去。她去了，默默地站在那对立之外，似乎是站在冯曾高的旁边。他的个子瘦矮，在班上的男同学中，显得最弱。他的脸色苍白，眼角有点往下挂，腮帮和额头长着几颗青春痘。他和她一起看着对立的两边，看着他们争斗，静静默默的。她觉得他有点紧张，他的双手握紧着。她把印象告诉他，他很凶地看着她。这时她看清了他脸上的神态，看清他脸上的那几颗丑恶的青春痘。他说：你不要乱说。他叫她不要乱说，见她点头的样子，他突然就笑起来，他笑的

时候，她想着他手里是握着什么，到多少年以后，她才想清楚，他那时最恰当的是手里握着一把扇子。他笑的时候，手里就摇着那把扇子，他对她说：正是她才使他们对立而争斗的，不过他不会对同学说的，只有他明白。她有点惶恐地动着头，她弄不清自己是摇头还是点头。她有点害怕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似乎那话是真的。

是你和我使他们对立起来的。后来他这样对她说。你懂不懂？

她还是不知是摇头还是点头。她不喜欢他们对立，她的心愿并不能表现，她想说明这一点，她无法说明这一点。她只有和他站在一起，看着对立毫无消弥的样子。她觉得只有靠着。她自然地跟着他，她跟着他走，而他总是走在她的身后，她有被他押着的感觉，她是顺着他的心意在走动，虽然他并没有明确让她跟着他的表示。

学校后面不很远的地方是铁路线。围着很矮的一个铁丝网。锈铁丝绞着很尖的纹花，好几处都断垮下来了。两条铁路线在这儿交叉，火车从两条线上吼叫着开过来，总会让她想着要是撞上了怎么办。交叉点上形成了一个尖角，尖角处有一排铁皮房子，说不清是做什么用的。也是生着锈的房子。那一排房子远远地向外叉开去，形成了一团，使两条线路越叉越远，南北分了向。而交叉的两条线在此处合拢起来，一直延伸到还有很长一段路的站台上。

铁路的交叉点两边，是一片宽阔地。在大城市的内部很少有这么宽阔的一个所在。陈菁听冯曾高说他家只有鸽子笼大小，是一个板楼，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冯曾高到陈菁家中去过，她把他带到她一个人住的屋子里。那时他说，她会永远在这种屋

子里，再也跑不出去的。她听那话的时候，想着他是在诅咒她，诅咒她的房子，诅咒她宽敞的房子。她无法怨恨他。

铁路上铺着黑漆的枕木和碎石基，路基两边，长着一片茅草，似乎总是荒凉的茅草的尖尖，随风摇着摆着。从学校走过来的一条铁路线的路基边，总也丢着一张张蜷着的纸片。那是火车上丢下来的包过裹过东西的废纸，一概带着尘灰。冯曾高把它们捡起来，他让她也捡。他一边捡纸片一边说着那些纸片里包过裹过的什么好东西，他说她不信的话，可以闻闻那纸。她怕闻纸，便使劲地点着头。

捡来的纸片堆积在一起，堆在长长的茅草之上。长茅草被压弯了，纸团就像长在了草尖上的污色的花团。冯曾高捡来了铁路旁的木块与煤石，都在茅草梗下堆积起来。他开始点火。她怕见那火，躲在他的身后。望着火笑着的冯曾高一动不动地。她觉得他紧张地站着，她甚至觉得是他在跳来跳去的。他的手握着，她却觉得他的手在扬动着。多少年后她越发清楚地感到他的手中似乎握着一把扇子。她从他的肩上看着那舔上来的火光。更多的是烟，烟摇摇曳曳地卷着滚着，随着风升浮着。他脸上的轮廓也随着烟摇曳着，升浮着。

冯曾高对着火和烟看了好一会儿，默默不作声。突然他伸出手来，手指着学校那边的一排高楼房，嘴里念念叨叨地，陈菁听明白他的语音。他在说着：烧过去，烧过去。她觉得他的手扬起来，扬着，烟就朝着他的手指方向卷着。见他的模样她有点害怕。他的脸上有一种阴阴的表情。他回转身来对她说，我就想着要把那些高房子都烧掉，每天上学走过那里，我都想着要烧掉它们。烧起来会有多么好看。

冯曾高让她也帮他去烧那些楼房。他让她和他一起想。想

着那火那烟都随风刮到高楼房上，想着高楼房上都是烟和火，想着高楼房烧起来了。你只要想着它烧，它就烧了。她说她不相信。他说她不应该不相信他。后来他告诉她，那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教他的。这世界上他最信他远房叔叔的话。他立刻叫她和他一起去想，叫她心里和他一起用劲，让风卷着烟火刮到高楼房上去。她闭起眼来，她很怕想到高楼房上着火的情景，她心里摇着头，直摇着头。就听到他在她的耳边说：你没有想，你没有想，还在和我捣乱。你是不是？是不是？他的声音凶凶的。她摇着头。她不知他怎么会知道的。她顺着他，她开始想着那高楼房着火的样子。她虽然心里害怕着，她怕，但她还顺着他的意思去想着。在她的心里有一种要顺他的意思。她的心静下来。他的呼吸在她的耳边。她想着了那高楼房，想着了烟和火，想着烟和火卷到了高楼房上，慢慢地好像高楼房上就着起火来，正像着起火来的模样，使她的心中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激动的感觉。这使她又生出寒彻入骨的害怕。

她睁开眼来，一时间真怕会看到远远的高楼房上卷起烟和火。她看着他脸的轮廓，他的眼神凝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她偷眼看一下前面，那些高楼房还像以前那样立着。她叹了一口气，像是松了一口气，她又觉得为他有点失望。他回转头来，看看他。她看不出他到底是什么神情，他瘦削的下巴动了一动，他说：我们走吧。

似乎就在第二天，陈菁上学走过那高楼房处，她看到了一片乱糟糟的场面，原来成排的整齐的高楼房，几乎都成了烟黑的断墙破壁。楼房下的水泥道上，乱七八糟地铺着纸，堆着东西和坐着人，都带着烟黑的样子，有孩子像逃荒人模样跑来跑去。四下里走着带民警帽的人，指挥着交通。有人哭着，低低

地呜咽着。没有嚎啕声，只有流着泪的样子。陈菁心里突然感到害怕。有人在说着昨日烧火的情景，说着怎么火烧起来，说着火烧伤了多少人，烧坏了多少东西，说烧伤的人的惨景，说一个路过的救火的小青年死了，听说要追认他为烈士，但听说他的成份不好，以前还是个不良青年。还有个小姑娘从楼上跳下来，把腿摔断了。

陈菁来到学校，一路上想着昨日听到救火车和救护车的警铃声，她想到是火灾，心里翻腾过一下，但并不在意。那时她躺在床上看书。她本来就不好热闹，甚至她都不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她没想到真是高楼房着了火。这时她想着一个跳断腿的小姑娘满身还带着烟黑的样子，就好像真切地在她面前躺着。

陈菁很迟才看到冯曾高到学校里来。她想他是在高楼房那里的。他的眼神中闪着一种兴奋和激动，闪着一种莫名的光，他朝她看一眼，眼中含着一点认同般默契似的痛快感。

是我和你给了他们一把火。后来两个在一起时，他说。

她像是叫了一声，但并没叫出声来，因为他根本没有反应，他还在想着什么。她觉得很害怕，想离开他一点，身子却向他靠近了一点。

不是，不是，不是，她心里这么说着。

有一段日子，她总是袋里放了一些糖果，走到那高楼房之处，看到有走动玩耍的小孩子，就停下来，掏糖给他们吃。然后很快地走开。

后来，她总是绕过那条路到学校去。好在那段绕路的日子不是很长，她就毕业了。

三

冯曾高看到陈菁就笑着说：“我今天想着要遇着一个故人了。我还对谁说过。”他眼移开去，看了看围着他坐着的卫生局的人，那个卫生局的秘书就点着头呼应着。

“就是我听说的。冯大师说过一句，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我要见一位多少年没有碰头的朋友，她是个异性朋友。你是这么说的。就在进剧场前说的，好像是随便想起来说的。我一点都没记错。你眼睛看着我，剧场旁边的人很多，你踩上了第一级台阶……”

副县长和卫生局长都笑听着。冯曾高也笑听着。陈菁又有他摇动着扇子的感觉。扇子正收拢着握在他的手中。

冯曾高住在宾馆二楼最里间的套房。他迎着门坐在一张木椅上。四围搁着几张沙发，县城的陪客都在沙发上坐着。冯曾高身子坐得很直，依然是他坐在高台上的身姿。那些坐在沙发上的身子像是埋在沙发里面了。

陈菁是在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去看冯曾高的，听说他一直被人拉着给人看病。到处传说着神医的事。她想他这个时间里会空着，她只想着要见他一见。

这是宾馆最好的一个房间，地上铺着红地毯，套房外面很大很宽敞的一间纯粹是会客室，几乎一应俱全，冯曾高身边的柜子上搁着很大的一个彩电。陈菁站在靠门口的地方，前面梳妆台的镜子正映着她的形象，映着她多少有点局促的样子。这许多年中，她很难得感到自己还会有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听说他们曾是同学，县里的人都带笑看着他们。陈菁越发觉得那其间含着她不适应的眼光。她坐下来。也坐在一张木椅